

唐浩
明著

作家出版社

張 洞

图文版



1247.5

594+2

:1

2006

明唐
著浩

作家出版社



图文版

上

作者简介：

唐浩明，湖南衡阳人，1946年生。文学硕士。湖南作协主席。全国政协委员。著有长篇历史小说《曾国藩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、《杨度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、《张之洞》（上、中、下）及历史文化随笔《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》、《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》、《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》等。

其中《曾国藩》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，《杨度》获中国图书奖、国家图书奖，《张之洞》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人选作品奖。

他曾费十年之工主持编辑了《曾国藩全集》，用八年时间创作了《曾国藩》，撰写了几十万字关于曾国藩的研究论文，掀起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曾国藩热潮。





张之洞像

汉阳铁厂



建于湖北区谷城县沈家垭子的天主教堂



(左) 御书房
中的光绪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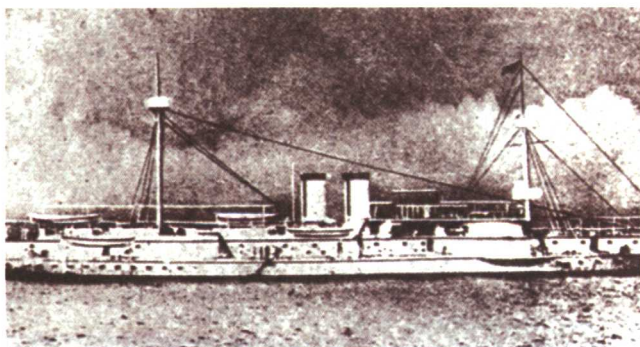


(右) 慈禧太后
在宫中



颐和园

北洋舰队的“镇远”号



(左) 义和团的兵士
(右) 舞刀的义和团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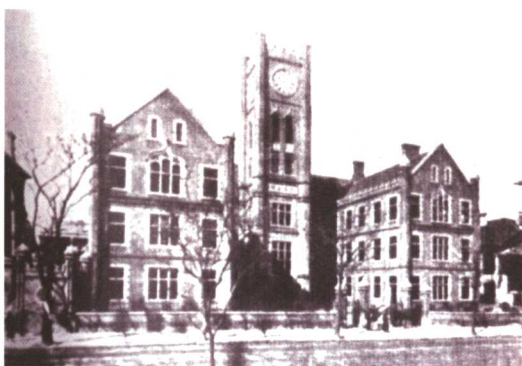
(左) 李鴻章
(右) 刘坤一

在廊坊的西摩联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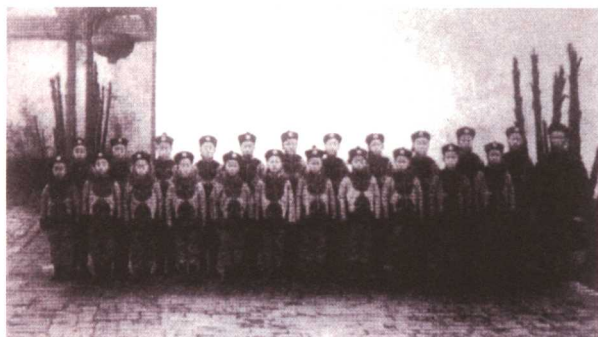


晚年的张之洞



上海海关

湖北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的学生



火车开通成为一大景观



题记

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：少年解元，青年探花，中年督抚，晚年宰辅。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：起居无时，号令无节，行为乖张，巧于仕宦。

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：打败法人的入侵，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，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——好大喜功，糜费挥霍，崇洋媚外，沽名钓誉——的把柄。

为谋求中国的富强，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，但直到瞑目的一天，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。

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，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，作为官方大员，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“中体西用”。但他的这个设想，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，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。

此人是谁？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。

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？

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？

“中体西用”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，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？

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，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？

这些，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。

翻开这一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史册吧，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。

上卷目录

第一章 清流砥柱	1
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骂道：崇厚该杀	1
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	9
三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	20
四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	28
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	38
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	43
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	54
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：做官是有诀窍的	63
九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，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	73
十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	81
十一 附子一片，请勿入药	88
第二章 燕山聘贤	100
一 赴任前夕，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	100
二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	106
三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，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	118
四 出山前夕，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	127
五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，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	136
六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	150
第三章 投石问路	156
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，张之洞顿生反感	156

二	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	160
三	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	168
四	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	171
五	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	179
六	敢参葆庚、王定安，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	184
第四章	晋祠知音	195
一	为了五万两银子，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	195
二	圣母殿里的灵签	201
三	夜阑更深，远处飘来了琴声	213
第五章	清查库款	221
一	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，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	221
二	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，震撼张之洞的心	230
三	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	239
四	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	244
五	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	251
六	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，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	256
七	秋夜，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	259
第六章	观摩洋技	267
一	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	267
二	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	275
三	唐风宋骨话诗歌	283
四	人生难得最是情	291
五	离开山西的前夕，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罌粟	300
第七章	和耶战耶	310
一	恭王府里的密谋	310
二	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	322

三	醇王府把宝押在对法一战上	335
第八章	谅山大捷	343
一	面对炮火，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	343
二	马尾一仗，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	358
三	海隅荒村，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	366
四	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	377
五	冯子材威震镇南关	390

第一章 清流砥柱

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 骂道：崇厚该杀

深秋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它的最后一缕残照仍留在人间，给大清帝国灰暗的京师罩上一圈淡黄色的光晕。从西山那边刮过来的霜风一阵紧过一阵。它将沿途高大的白杨树吹得飒飒作响，又将御道上的黄土漫天掀起，灰尘裹着败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飘荡荡。凄凉的霜风也将沿途的塔寺和宫殿上的铁马，吹得左右晃动，发出清脆悠长的金属撞击声；又将各大城门上高高竖起的大清杏黄龙旗，吹得猎猎作响。这情景酷似这座八百年古都此时的境遇：既陈腐不堪，又带有几分神秘性；既处在衰败破落之际，又似乎有一种厚重的底蕴在顽强地支撑着，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！

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，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地变为灰蒙蒙的暮霭，京师寂寞而寒冷的秋夜来临了。

张之洞斜靠在病榻上，默默地注视着宇宙间亘古以来便这样无声无息周而复始的变化。他已病了七八天，今天下午才开始略觉好点，或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吧，面对着天地间时序的推移，他的胸腔里无端涌出一股惆怅伤感的意绪来。

他已经四十三岁，通籍十六七年了，却还只是一个洗马。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，洗马，应该算是最粗俗的一个名称。不要说普通老百姓，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，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。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
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，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。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，请问他官居何职，那人答：“洗马。”驿吏想，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。又问：“你一天洗多少匹马？”那人知驿吏误会了，便和他开玩笑：“没有定数，忙时多洗，闲时少洗，心情好时多洗，心情不好时少洗。”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，说：“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！”便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，

不再理睬了，那人也不做声。过一会，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，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。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，县令则步行跟随，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。

驿吏大惊，问县令的跟班：“他不是一个马夫吗，县太爷怎么对他这样客气？”跟班斥道：“什么马夫！他是县太爷的恩师。十年前，县太爷就是在他手里中的举，五年前会试时，他又是县太爷的房师。”驿吏明白了，“洗马”不是马夫，但他始终不知道“洗马”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。

原来，洗马是司经局的主管官员。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册，隶属詹事府。詹事府原是太子的属官。康熙晚年决定不立太子，并作为定制传下来，詹事府因此一度废弃，后来又恢复，以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之用。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，来到地方上，品级既比正七品的县令要高，又加之有师恩这一层在内，故那位县令对洗马优礼有加；然而在京师，洗马实在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小官。

若说无才无德倒也罢了，偏偏是无论做史官，还是做学使，张之洞都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，可就是官升不上去，真叫人沮丧。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，从小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，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。

然而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从五品，年过不惑，精力日衰，这一生的宏大抱负能有实现的一天吗？

张之洞为自己愁虑，更为国事愁虑，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命似的。国家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，无论是任人行政还是用兵打仗，也无论他本人是身处京师还是远在边鄙，只要让他知道了，他就非得过问不可。他常常难以理解的是，朝廷办出的事为何总是那样不尽如人意，许多原本易于处置的事情，为何总是办得那样乖谬？唉，真个是朝中无人！倘若自己握乘朝纲，国家决不是眼下这等一团乱麻似的不可收拾。张之洞常常这样想着想着，便免不了在心里发起牢骚来。



张之洞像

近日就有一件事令他忧虑。

十多年前，趁西北内乱时，浩罕王国的阿古柏带兵侵占了新疆，并与英国和沙俄勾结，企图长期统治这块广阔的土地。沙俄也对新疆怀有野心，借口保护侨民，出兵占领重镇伊犁。光绪二年，左宗棠率部出关，很快便打败阿古柏，收复新疆，但沙俄却拒不归还伊犁，朝廷决定派崇厚去俄国会商此事。

崇厚是个洋务派，跟外国人关系密切。同治九年，天津教案发生，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，就极力主张严办天津地方官以取悦法国。后来奉旨到巴黎道歉，又在法国人面前竭尽讨好之能事。官场和士林中许多人都讨厌这个油嘴滑舌八面玲珑的软骨头，张之洞尤其痛恨，他认为不能委派崇厚办这样的大事。

朝廷谕旨已下达，当然不可更改。张之洞于是上疏，请太后命令崇厚走西北陆路进俄国，以便在途中实地考察新疆特别是伊犁一带的地理人情，从而做到心里有数，以免上俄国人的当。但崇厚怕吃苦，不肯走陆路，坚持要坐海船，又声称已对新疆了如指掌，此行决不会让国家吃亏。慈禧终于答应了崇厚。为此，张之洞又添一重顾虑。

于是，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整个新疆的舆地，随时准备为朝廷提供行之有效的方略。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于此，一向不太强健的张之洞病倒了。

这时，他又想起这件事来，伊犁城四周的山川地貌顿时出现在脑子里。“伊犁城南边的那条河，叫个什么名字来着？”张之洞拍打着脑门，想了很久想不起来。他掀开被子下床，擎起窗台上的油灯，想到隔壁书房里去查一查地图。

“四爷！”听到房间里有响动，正在厨房和女仆春兰一起收拾东西的夫人王氏忙推门进来。王夫人的年纪比丈夫小得多，不便直呼其名。张之洞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，她便以这种尊称来叫丈夫。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想到书房里去查看一下地图。”

“外面风大，刚好一点，不要再受凉了。”王夫人接过丈夫手中的油灯，扶着他回到床边，说，“你依旧坐到床上去，我去给你把图拿过来。”

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把那张标着《皇朝舆地图》的图纸拿了过来，摊开在桌面上。地图很大，把一张桌面全部遮住了。张之洞将油灯移到地图的西北角。

“特克斯！”他抬起头来，一边折地图，一边重复着，“特克斯。是的，就是特克斯！”

王夫人帮他把地图收好，问：“特克斯是什么？”

“伊犁城南边的一条河。”张之洞自己掀开被子，重新坐到床上，自嘲地说，“我怕真的是老了，很熟的一个名字，一下子就想不起来。”

王夫人安慰道：“这不能怪你，只能怪它名字没取好。什么特克斯、特克

斯的，多难记，若是取一个像淮河、汉水一样的名字，不一下子就记住了吗？”

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。夫人这句话把他逗乐了，连声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夫人说得对，不能怪我记性不好，而是它的名字没取好！”

王夫人也笑了起来，她给丈夫把四周的被角压好，说：“不要再想这些事了，这几天都是让什么伊犁呀、特克斯呀把你累病的，安安稳稳地静静心吧，等康复了再说。二哥说明天上午还会来号号脉，开张单子。”

“廉生的医道是越来越精了。大前年我在成都也是得的这种病，川中名医龙运甫给我开的药方，见效也没有这样快。我看要不了几年，他的医术会比太医院里那几个只会开平安单方的老太医还要高明。”

张之洞说的廉生，就是王夫人的胞兄王懿荣，懂得点文字学史的人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。十多年后，就是这个王懿荣，凭着他对医药学的兴趣和深厚的文字学根底，因一个偶然机会，发现了商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刻在龟板和牛胛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，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从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。但现在他只是翰林院的检讨，一个七品小京官。

“二哥反复说了，要静心休养，不要劳神。”

“我一直在养病，没有劳神。”

“没有劳神？”王夫人嗔道，“没有劳神，怎么又会想起特克斯了呢？”

“唉！”张之洞叹了一口气，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，好长一会没有做声。

墙壁上只挂着一幅画。这画是王夫人娘家祖上传下来的，题为《林泉归隐图》，乃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真迹，是王夫人的陪嫁之物。王夫人顺着丈夫的目光，看了一眼《林泉归隐图》，想起了去年丈夫对她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咱们也学文徵明，去归隐林泉吧！”她马上接言：“好哇，到哪里去归隐呢？是去你的老家南皮，还是去我的老家福山呢？”见丈夫不再吱声，王夫人笑着说：“归隐好是好，可你的那番志向呢？”张之洞沉吟半晌，说：“看来，还不到归隐的时候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不提归隐的事了。眼下莫不是又动了这个念头？王夫人的目光从《林泉归隐图》上转回，深情地望着凝神不语的丈夫。

在通常人的眼里，张之洞的长相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子汉。他是自古多豪杰的燕赵人的后裔，却没有燕赵豪杰高大雄壮的身躯。他的个头甚至不及中人，肩窄腰细，手无缚鸡之力。他的脸形五官也长得不好。脸是长长的，下巴尖尖的，眉毛粗短，两只眼睛略呈长形，鼻子却又大得出奇，粗看起来，犹如泰山镇鲁似的压在长眼与阔嘴之间。只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夫人，才真正知道其貌不扬的丈夫的魅力所在。她知道丈夫矮小身躯里滚动的是真正燕赵豪杰的血液，不起眼的眉宇之间，蕴藏了许多人所不及的学问见识。

她试探着问：“你想什么呢，是不是又想学文徵明去归隐？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！我是放心不下啊，不知崇厚与俄国人谈到什么程度了。崇厚那家伙一向怕洋人，又不熟悉新疆的情况，我担心他会栽在俄国人的手里。”

“四爷。”王夫人笑着说，“依我看，这国家大事你还是少操心为好。上有皇太后、恭王、醇王各位王爷，下有军机、六部、九卿各位大员，现在还轮不上你这个小小的洗马费心，安安稳稳养好身体，日后做了侍郎、尚书再说吧！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！”张之洞跟夫人认起真来，“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洗马虽然官职低，比起匹夫来不知高了多少，何况崇厚这次跟俄国人谈的是收复国家领土的大事，我怎能不关心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跟你争辩了！”宦门出身的王夫人既深知朝廷命官与公务之间的关系，又深知丈夫素以国事为身家性命的脾性，便主动退了下来。“至少这几天不要去想这码子事，完全康复了再说。天已黑下来了，我去把药端过来，喝了药，躺下睡觉吧！”

王夫人正要起身，春兰走进门来说：“老爷，宝老爷、张老爷和陈老爷来了。”

“噢，是他们来了，快请！”张之洞一边说，一边掀开棉被。王夫人赶紧将一件玄色缎面羊毛长袍给丈夫披上。

刚迈出卧房门，内阁学士宝廷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、翰林院编修陈宝琛便走进了庭院。

未待主人开口，精明灵活风度翩翩的张佩纶便先打起招呼：“香涛兄，听春兰说，你近来身体不适，好些了吗？”

张之洞答：“在床上躺了几天，今天下午开始好多了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矮矮胖胖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宝琛端详着主人说，“才几天，就瘦多了。”

张佩纶、宝廷和陈宝琛是这里的常客，且为人和张之洞一样的通脱平易不拘礼节，故王夫人不回避他们，这时走出卧房，笑着说：“黑夜来访，必有要事，快进客厅坐吧。只是有一点，他的伤风病还没好，不要谈久了。”

“好厉害的嫂子，还没说话哩，就先下逐客令了。”张佩纶笑嘻嘻地说。

这个出生于河北丰润的三十一岁青年，确实不同庸常。他博学强志，文笔犀利，尤为难得的是，他嫉恶如仇，敢作敢为。朝中的重臣，各省的督抚，凡人有人做了他认为不该做的事，他都敢上折参劾，并不畏惧会遭到打击报复。很多人怕他恨他，更多人则喜欢他敬重他。他这样无所顾忌，居然官运亨通，通籍不过七八年，便已经是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了。